

浩陵
古本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 著

李群堂 点校

學苑出版社

涪陵
古本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 著

李群堂 点校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汉)张仲景著;李群堂点校.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77-4884-0

I. ①涪…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伤寒杂病论》
IV. ①R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6478 号

责任编辑: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010-67601101(销售部)、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1/32

印 张:9.375

字 数:177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晋太医令王叔和校 唐代隐士孙思邈述

论自明代出现 民国甲戌初印 刘镜沅题

賀「濟陵古本傷寒雜病論」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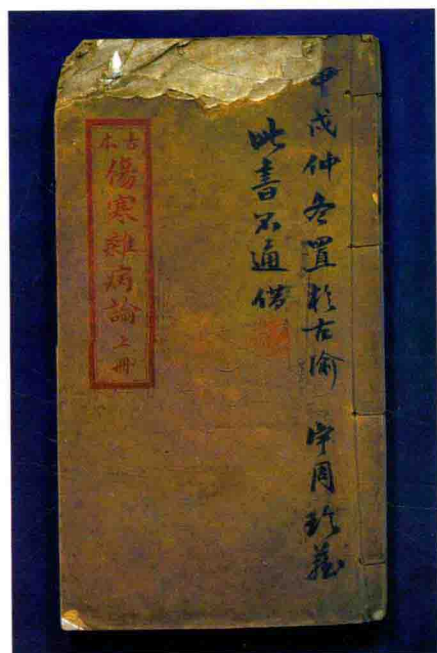
辨偽求真

辨偽求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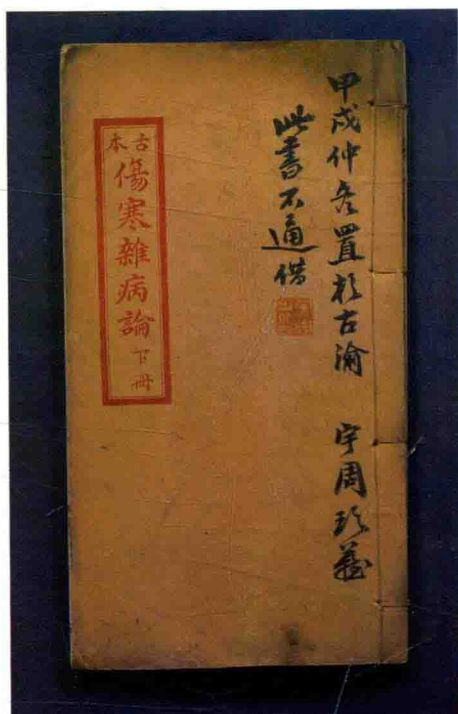
歲在乙未夏日王輝武書



王輝武先生為本書題字：辨偽求真



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书影



辨瘟疫病脈症篇第二

論曰。傷寒與瘟疫病。濕病。及熱濕相濕。故欬而論之。
 病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亦獨動。振。卒口噤。背反張。
 者。瘟疫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暴脈長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瘧。
 夫瘧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太陽病。發熱無汗惡寒者。名曰剛瘧。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瘧病有灸瘧。難治。

太陽病。其症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者。此為瘧。蘇轍桂枝湯主之。

蘇轍桂枝湯方

蘇轍根 二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合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復熱粥發之。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者。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桂枝 二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大枣 十二枚

合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

每劑價銀 元 肆 伍 仙
 治 傳 申 劉 錦 組
 代 售 處 春 棧
 毛 展 翰 曹 上 建 枝 序
 劉 仲 芳 劉 子 枝 序
 胡 海 樓 書 堂 堂 印



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访求记

（代序）

从来业医者，若非深研《伤寒杂病论》，少有能成就大事的。然自“伤寒”、“杂病”离析，版本由之纷纭。《伤寒论》一部，今皆以宋本为尊，故其流布亦最广。宋本所存“伤寒”之精义、仲景之佚文，虽十具九五，仍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杂病”部分，亦有宋臣据蠹简所校定之《金匱要略》，而其阙衍错讹，更有甚者，故古来医家，欲睹仲景原著之全而不可得。今之有志于版本研究者，虽广为搜罗，互为比勘，留有丰富之文献，但又很难及时、全面地体现在“通行本”上，医学生、临床医者也绝少精力、兴趣、条件去比对各种版本之异同，故所读者仍只是“宋本”，岂不可叹！

十余年前，笔者曾发愿通校《伤寒论》，全面汲取各版本之长，整理出一部“逼真伤寒论”来，供临床医者参考，故而十分留心收集各种《伤寒论》版本，由此注意到民国时期“发掘”出的三种《伤寒杂病论》古本。其中“桂林古本”与“长沙古本”早已一睹为快，唯“涪陵古本”无缘一见。加之生计所迫，妄想纷纭，无奈只得将此事搁置



下来，深以为憾。

大约在2014年8月，重庆市中医药学会的周天寒会长来电，称学苑出版社的陈辉先生计划出版上述三种《伤寒杂病论》古本，但“涪陵本”找不到，希望借“地利”帮忙找找。承周会长抬爱，此役加身，正好再启“涪陵古本”的找寻之旅。

2004年第6期《国医论坛》发表了河南淮滨魏雪舫先生的《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概述》一文，文中提到，作者“亲赴重庆，几经周折，终得一见……该书为海内仅存孤本，纸墨如新，但上册顶端已为鼠啮几尽，现藏重庆市图书馆”。据此线索，笔者曾多次前往重庆图书馆，通过馆内检索系统查询，始终不见踪影；再请工作人员帮忙检索，亦无所获；后又通过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刘方方先生，辗转委托馆内熟人去找，仍不可得。奇怪！仅过十年，此本难道人间蒸发？

所幸如今网络发达，信息畅通，因从“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有售“涪陵古本”上册复印件，经电话联系，确无全本，甚是可惜。但所附书影有“刘镜沅题”四字，可为线索。又据魏文所载“涪陵古本”传者刘镕经之序云：“涪陵庠内张齐五氏，抄存仲景医论总纲一卷，杂病论九卷……得之前清咸同间由垫江来涪陵之袁医士，袁得自明代垫邑某洞土中石柜所藏也。……及访诸袁医士之徒陈某后裔家藏本始抄其全。”考刘镕经氏，乃清末民初时眼科医生，字西池，汉平（今重庆涪陵东南）人，曾从友人吴梦醒处得无名道士所著《眼科仙方》秘本，加以考证编纂而付梓。又考得在川东书画界享有盛誉的刘镜沅氏，亦同时代之涪陵人。据“重



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网站所载“白鹤梁称谓相关问题考证”（作者为长江师范学院之曾超）一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刘镜沅题诗曰：‘白鹤梁中白鹤游，窗听飞花几千秋’”，同年，“有至山老人刘镕经《游白鹤梁》题诗：‘江水西来去自东，浪淘淘尽几英雄。……遍舟载得潞州酒，醉听渔人唱晚风。’”则刘镕经氏或与刘镜源氏过从甚密，故得刘镜沅之题写书名。

由此，或可通过“找人”来“找书”，乃拜托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原涪陵区卫生局局长）向明成先生，遍访涪陵及其原所辖垫江等各区县之中医界人士。向先生十分热心，在年底召开的“涪陵区老中医座谈会”上，向聂天义等老前辈提及此事，并请各位回忆，是否有刘镕经氏、张齐五氏、袁某、陈某之后裔仍在从医者，但皆回言“没听说过”。再请各位循此线索尽力打探，也仍一无所获，真真莫奈之何！

不觉时至年关，忽有重庆图书馆邓莉萍女士来就诊，乃托以找书之事，不日即来电曰“已寻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令人喜不自禁！当即向周天寒会长汇报，周会长又告知陈辉先生，陈先生随即寄来出版合同，并请校之。待数日后得闲，乃兴冲冲前往图书馆借阅，不料其寻得的却是清未经学大师四川廖平先生所辑补的“《伤寒杂病论》古本”（此本笔者早已录得），顿时气馁。既已应承周会长、陈先生，现在却成了“无米之炊”，这可如何是好？

一个人呆坐图书馆过道多时，苦苦思索，想魏先生既言之凿凿，必不致讹人，堂堂重庆图书馆，必不致毁书灭迹，则此本必定仍藏在馆中某处，只是须得具大力之人方能搜



寻。思维及此，立时联系市委副秘书长薛竹女士，备述因果，及骑虎难下之势，伏请助力。幸得不弃，旋即委托市文化委员会的同志安排落实。果不其然，得任竞馆长的大力支持，数日后即再次传来喜讯，邀笔者前往鉴定。这一次确是真的“涪陵本”了！原来，书一直就在馆内，只因此书系民国文献（民国文献是重庆图书馆三大特色馆藏之一，馆内藏有民国图书7万余种，10万余册），重庆图书馆2007年搬迁后，民国文献尚在陆续著录之中，此书尚未进入数据库，故而查询不到。既获至宝，却又无暇时时前往馆中抄录，而按规定此类珍本又不得随意拍照、复印，乃烦请特藏部的袁佳红主任通融，经请示领导，得以用馆中先进的扫描仪录得极清晰的电子照片，至此大功告成！

春节期间，又请袁春琳、鲁雯娟两位同学利用假期分别将上下册转换为文字档，以便校对。不料校至正文第十六、十七页时，原版竟将第十四、十五页重复装订以代之，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下以至“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坚，呕吐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两页条文缺如。这真急煞人也！此编已是“孤本”，如何才能补齐？苦思冥想，忽得“柳暗花明”。重庆图书馆所藏显是装订错误，则网上所售上册或不至有同样错误。于是立即联系卖家，幸得时在上海经营古旧图书的杨武松先生支持，将上册照片发来，始成完璧！

呜呼！成办一事，何其难矣！非有陈辉先生为中医学学术计之发心，非有周天寒先生提携后学之厚谊，非有薛竹女士执政利民之襄助，非有重庆图书馆诸君无私之协力，乃至无有杨武松先生成全之美意，则“涪陵古本”仍将沉



沦暗室，缺憾难补。笔者所以不厌其烦，详叙访求之始末，旨在希冀学者珍重中医之学术，由是而深研细摩，以添济民之辅翼也。又或谓此书为“伪本”者，吾意只要理通而术真，余所不论也。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之誉，非吾所求也；众毁加身，吾所不辞也；心安不愠，吾所当行也。

李群堂

乙未年仲秋序于嘉陵江畔湛庐



原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1]，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以^[2]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危^[3]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4]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5]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症^[6]》，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



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元^[7]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按^[8]手不及足，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撰^[9]

【校勘】

[1] 《翼方》本、邓珍本均未载此序，通行宋本此序题名“伤寒卒病论集”，文前有“论曰”二字。本篇序文以宋本为校本。

[2] 以 宋本作“已”。

[3] 危 宋本作“厄”。

[4] 狗 宋本作“徇”。

[5] 者 宋本无“者”字。

[6] 症 宋本作“证”。

[7] 元 宋本作“玄”。

[8] 按 宋本作“握”。

[9] 宋本此十二字。



校注说明

一、今所谓“涪陵古本《伤寒杂病论》”者，现藏重庆图书馆，或为孤本（网上有售上册影印件）。原件封面作“古本伤寒杂病论”，内页题作“古本仲景伤寒杂病论”。本书即以其为底本，并简称为“涪陵本”。

二、本书为“伤寒”“杂病”之全，故凡“伤寒”部分，以孙思邈《千金翼方》（2015年学苑出版社《影印孙思邈〈伤寒论〉校注考证》）为主校本，本书简称之为“《翼方》本”。所以不随俗称其为“唐本”者，以《备急千金要方》亦收录《伤寒论》残卷，恐混淆也。又，本书不以宋本《伤寒论》为校本，原因有二：一者，宋本广泛通行，读者熟悉且易于比对；二者，涪陵本体例类《金匱玉函经》，然校本亦不取《玉函经》，以“《翼方》本”传承更为清晰可靠。

三、凡“杂病”部分，以钱超尘先生校勘之元邓珍《新编金匱方论》（2015年学苑出版社《校勘元本影印明本〈金匱要略〉集》）为主校本，本书简称之为“邓珍本”。细勘各本异同，“涪陵本”与“俞桥本”更为近似，但本书仍取“邓珍本”为校本，以其更为珍希难见，



四、“原序”在孙思邈《千金翼方》及元邓珍《新编金匱方论》均不载，故以宋本《伤寒论》（2015年学苑出版社《宋本〈伤寒论〉文献史论》）为校本。个别“《翼方》本”及“邓珍本”未载之条文，以通行本《脉经》校之。

五、古籍校注概应使用繁体字，以便于反映版本原貌，且可避免部分简化字造成的歧义。但为保持本套系列书籍体例一致，本书循例使用简体字，望读者谅之。

六、为尽量保持原版原貌，凡通假字一律不改为现今常用字，如“内诸药”之“内”字，与“纳”通假，不改为“纳”，以无人不知也。又，“藏”与“脏”、“府”与“腑”亦属通假，本书一律不循现今通例改之，以“藏”、“府”二字更存古意，且更切医理，非形质之“脏”、“腑”所能概也。但异体字（俗字）则改为现今常用字，如“刼”改为“劫”、“𧈧”改为“蜷”等，不一一出注说明。非经文部分的“交”、“较”亦改为“校”字，此属例外。

七、因原版为竖排，煎服法中所谓“右”，现改为横排则为“上”，但亦不改为“上”字，以读者皆能理解，不必多此一举。今之出版物多改“右”为“上”，徒劳后之校勘者又须改回，或作说明，岂不费事！

八、书中多有用“相搏”二字者，“搏”乃是“搏（搏）”之误刻，钱超尘先生于此有专题考证，为是，本应从之。但为保持原貌计，一仍其旧，以免致人误以为此版甚优，可为依凭。

九、乌鲂，即“乌贼”，《翼方》本、邓珍本未有用此药者，本书为保存“涪陵本”原貌，不改为通常写法。